

**【Lisa Baermann - 教育发展基金会与校友事务资深总监】**

Lisa Baermann: 欢迎各位父母和朋友们。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和你们坐在一起分享 Concordia 的大师班。当与 Concordia 的职员们一起讨论 Concordia 基金项目时, 我们有了这个想法。我们意识到这里有多少杰出的教职员工是各自领域的专家: 科学家、作家、作曲家、音乐家。他们每天在教室里与我们的学生分享他们的经验和知识。尽管可以从 Concordia 以外的人身上能学到很多, 但我们也可以从本校的教职员工这儿学到很多东西。Concordia 大师班是从教育意义上, 专门为你们, 我们 Concordia 的父母们, 所创建的。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Lisa Baermann: 欢迎再次来到 Concordia 的大师班。今天, 我们和 Dr. Peter Tong 坐在一起。Dr. Tong 在 Concordia 工作已经有 10 年了, 是我们理科课程的核心教师。我们很高兴能够采访到他, 今天我们和他坐在位于高中大楼五楼的教室里。

谢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

**【Peter Tong - 大数据, 航空, 以及数学老师】**

Peter Tong: 非常感谢, Lisa, 选择来采访我! 非常感谢!

Lisa Baermann: 我很高兴!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要做, 总是到处跑, 总是和学生在一块儿研究、讨论项目。所以我很荣幸今天有机会能有和你这样坐下来的交流机会。你能不能给还不太熟悉你的家长们介绍一下你在 Concordia 具体负责教什么课程吗?

Peter Tong: 目前我教授 Honors PreCalculus、大数据分析和 AP 统计学, 但在 Concordia 的整个职业生涯中, 我也教过代数 II、微积分、大数据分析、航空航天工程、多元微积分、线性代数。

Lisa Baermann: 我听说你还在上学时, 其实没有打算教书吧。能和我们讲一讲你的教育历程吗?

Peter Tong: 我当初选择电气工程只是因为我当时的朋友都选了这个。所以, 我也去选了电气工程。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意识到这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 尽管最后我还是完成了学业。我的热情一直都属于航天。所以, 在完成本科后, 我又去读了机械工程的硕士, 专攻流体力学。尽管我那时没有什么背景, 但我有一个非常支持我的导师, Patrick Oosthuizen 教授。他把我保护在他的羽翼之下, 带着我一路通过我机械工程学的硕士, 专攻于流体力学。

Lisa Baermann: 是什么吸引你去教书?

Peter Tong: 在完成了硕士之后, 我做了一名项目工程师。这份工作很有趣, 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满足。所以有一天, 我记得很清楚, 在复印室, 我导师的妻子, Jane Paul, 告诉我, “你有没有想过要去教书?” 因为她之前有看到我和学生一起完成项目, 那时我就在想, 也许我应该试一试。那是 25 年前的事了, 我之后就再没后悔过。在我的教学生涯中, 每一天都是美好的一天。别告诉任何人! 这是我的小秘密! 对我来说, 这样的每一天都像在玩儿一样!

Lisa Baermann: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一套教学理念, 愿意与我们分享一下吗?

Peter Tong: 当然可以！我相信在玩乐中学习。我喜欢学生们在游戏中去不断探索学习。我相信 Allison King 的那套“站在一边引导”的理念，要引导学生，就要站在一旁去耐心的指导，而不是干涉。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教学方法，并且运用了做项目的形式来引导学习，效果很好。当看着学生们靠自己不断的发展和 Learning，我也得到了满足感。

Lisa Baermann: 我发现你的教室里到处都是学生的作品。所以也可以说，你的目标就是希望学生们都能够很踊跃地参与到过程中吧。

Peter Tong: 是的。因为我希望从过程中激发他们的自主学习，并形成自己的学习方式。

Lisa Baermann: 你是怎么知道你的教学是否成功的呢？

Peter Tong: 哇，这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问题。只有在学生们离开我之后，我才会知道我当的老师当的成不成功。当他们成功时，或者当他们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的时候吧。于我来说，我是否成功取决于我的学生有没有比我更成功，只有那样我才会知道我对他们的教学是不是成功的。只有知道他们超越了我的成就，我就知道我成功了。

Lisa Baermann: 我知道你的课程鼓舞了许多学生，有学生后来选择了大数据专业，你也有学生在工程专业。你有航空航天专业的学生吗？

Peter Tong: 哦！有好几个。Aaron Teh，在帝国理工学院继续做他的航空航天工程。Andrew Chen，不久前刚在圣母学院读完本科，被学校博士专业直接录取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完成一些帮助他升上博士的硕士课程。我还有一些学生毕业于普渡大学的本科和硕士。

Lisa Baermann: 能够看到他们的成就也很有意思吧。

Peter Tong: 嗯，是的，只要他们超越了我，我就特别自豪。

Lisa Baermann: 大数据和航空航天工程是你在这里的两个特色课程，而你也是这两个创新课程的先驱。是什么让你想到开始大数据这门课的，为什么你认为它很重要呢？

Peter Tong: 这一切都始于一次家长会，学生们表示对这方面有兴趣。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个领域被称为数据挖掘。我那时对这个也很感兴趣，之后我们去找了校长 Nick Kent，说，“嘿，这里有一个我和学生们都很感兴趣的课题。”他直接给我开了绿灯，让我去开创这门课程。但是在高中开设这样的课程也面临着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之前从没有人这样做过，所以也没有教程和书，至少在国际学校的圈子里是这样的。

Lisa Baermann: 所以，我们是唯一一所开设大数据课程的学校？

Peter Tong: 嗯，在那时候是的。所以，和学生们一起，从零开始。Nick Kent 当时还和我说，给我“失败的许可证”，所以即使课程开设失败了，我也不会丢饭碗。所以，这消除了我的后顾之忧。在学生的支持下，以及 Concordia 的管理人员们的帮助下，我们从无到有地开设了这门课程，现在想想那是八年前的事情了。自那时之后，我们的学生在过去八年中连续出席国际会

议。

Lisa Baermann: 你带他们去参加与研究生和大学生在一起的会议，而他们是唯一一组高中生。

Peter Tong: 是的。因此他们与教授、硕士、博士生并肩进行演讲。我经常听到有人问：“真的吗？那些是高中生？”而我也每次都会自豪地回答：“是的！”

Lisa Baermann: 这一定让人很惊讶吧！

Peter Tong: 他们非常惊讶。我甚至还听过这样的评价：“你们的一些学生要比我们的研究生还强。”

Lisa Baermann: 我们的学生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们参与这类活动的反应是什么？

Peter Tong: 当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和难忘的经历。他们会为自己的成果而感到自豪，并且，他们会注意到，他们所展示的东西以及演讲技巧与那些研究生们都是可以比肩的。这我得要感谢学生们之前的那些老师，把他们教得这么好，交到我手上。我不知道老师们在中学时是怎么做到的，但他们做了正确的事，教会了学生们演讲技巧和调查技巧。

Lisa Baermann: 八年前你开设了这个大数据课程，然而今年，在这周五，你又即将推出由你的学生所创造的大数据网络课程。

Peter Tong: 没错。

Lisa Baermann: 真的太神奇了，我忍不住偷偷看了一眼。你能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吗？有什么目标吗？

Peter Tong: 2014年，也就是八年前，我开设了这个课程。当时根本没有大数据分析这类的课，至少在亚洲各地的国际学校中是没有的。随着我们的发展，我们将资料分享给了有资源的 Concordia 越南分校和另一家在多哈的学校。我们有老师搬到了那里，并带去了大数据课程。我正在努力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这门课程。没有导师，就让我们自己来教！所以，我认为开发网络课程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当然，你知道，在 Concordia，有很多热心的同事在支持着我，其中一位是 LeeAnne Lavender，她协助我开发了大数据分析课程的在线版本。今年，我是如此幸运，在教授大数据分析的八年中，我有了一支梦想学生队。他们是如此团结并互相协助支持。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学生项目，他们开发了这个大数据分析的在线版本，以便与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共享。

Lisa Baermann: 哇，太神奇了。就在这里，从 Concordia 开始。

Peter Tong: 事实上，除此之外，我还把课程延伸到了中学和小学部。

Lisa Baermann: 我想初中年龄段的孩子们应该是对这个领域以及这个课程真正感兴趣的吧。

Peter Tong: 是的，所以当我八年前刚开始这门课程时，我的愿景是把大数据分析扩展出去。不是说 K-12，而是从 12 年级到 K 这样，从高中开始，到中学，再到小学。

Lisa Baermann: 我听说你和你妻子 Michelle 合作, 让小学的孩子也有机会接触到大数据课程内容。

Peter Tong: 是的。大约三年前, 我们在小学部上课后活动。当时我和另一位老师 Craig Gingerich 合作, 他被孩子们叫做称为蝙蝠侠, 我被叫做罗宾。和我妻子 Michelle 一起, 我们为学生开展了这个和大数据有关的课外活动。我们让学生们在校园里四处走动, 在不同物体的表面收集不同的温度。Brian Lavender 遥控一架无人机, 对校园进行空中观察, 绘制出校园布局图。最后, 学生们把各处收集到的温度信息贴在校园的鸟瞰图上。这是我们所做的其中的一个活动。我们还让学生戴上计步器和心脏监护仪, 测量自己休息时或跑步时的动态信息, 心率, 诸如这样的数据。我们还在他们的手上涂上颜料, 测量他们自己手不同的大小。这些小活动都是为了让让他们能够理解并懂得数据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信息。事实上, 我们正在策划把这些内容带给年龄更小的学前部的孩子们。Michelle 和我正在为这个目标努力着。

Lisa Baermann: 你也开创了 Concordia 的航空航天工程课。你能介绍一下学生们在航空航天课程的经历吗?

Peter Tong: 学生们就从亲身实践中学习。不只是我教他们理论, 而是要他们自己动手搭建飞机, 从纸飞机到软木架到制造无人机, 我希望学生们能够从着手的经验中学到这些东西背后真正的理论。

Lisa Baermann: 你曾在加拿大的 ATS 航空航天公司参与制作过超音速无人驾驶航空器简称无人机。那是种怎样的经历呢?

Peter Tong: 哦, 太神奇了。那时, 我刚毕业, 有幸被 ATS 航空航天公司录用成为航空航天工程师, 设计了一架马赫 2+ 超音速无人驾驶飞行器。因此, 我成为了国防部超音速飞行器初步设计的主要工程师。同时也是对来年飞行器前身进行飞行测试的工程师。所以, 非常有趣的工作。我得以见证试飞以及风洞测试, 非常非常有趣。

Lisa Baermann: 所以这种体验也会呈现在你的课堂上。

Peter Tong: 很自然。因为我的经验和曾经的经历, 我的课上会有很多实际运用和动手制作的部分。当学生在学习时, 没有什么比亲手试一试效果更好的了。在我教的科学和数学里, 很多时候学生想知道, 学数学为了什么? 为什么必须学习这个呢? 为什么要学习物理的这一方面? 那时我便会引入实际应用, 告诉他们, 这些知识是在生活中被灵活运用。

Lisa Baermann: 你知道航空公司刚刚宣布他们要购买 30 架超音速飞机, 这些飞机将于 2029 年开始使用。听起来他们的目的可能是对标超音速旅行。作为这个领域曾经的工作者, 你对此有什么想法吗?

Peter Tong: 嗯, 考虑到他们取消了 Concorde 飞机, 却要重新使用海温超音速运输, 我其实有点惊讶。

Lisa Baermann: 是的呀! 这是一种不同的技术吗?

Peter Tong: 差不多一样, 不过还得看他们正在谈论的新设计的初步设计。但总体上的形状非常相似, 差不了太多的。

Lisa Baermann: 你认为你对航空航天的热爱源自哪里?

Peter Tong: 这一切都始于童年的经历。我记得我和我的家人一起遛狗，那是一个雷雨天，我拿着雨伞，接下来一下子被风吹了起来。我被风吹跑了一小段。我想，“哇，我真的飞了！就像 Mary Poppins 一样！”小时候，我总是想知道东西是怎么飞起来的。我们家曾经会专门去机场看飞机的起飞和降落。所以，我一直喜欢飞行，也会为了飞行而飞行。

Lisa Baermann: 你是飞行员吗？

Peter Tong: 不，我不是飞行员。

Lisa Baermann: 你考虑过吗？

Peter Tong: 是的，事实上，我确实有申请过成为一名飞行员，但由于我的视力关系，我不能做这行，还有就是，我其实没有通过测试。

Lisa Baermann: 现在可能会根据情况来做出更正，以前的测试是一板一眼的。

Peter Tong: 没错，而且你必须要有完美的视力。

Lisa Baermann: 嗯，你仍然可以去考个飞行员执照作为兴趣。

Peter Tong: 事实上，我也查过了，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你需要每年抽出一定量的飞行时间来保持执照的有效性。话虽如此，这是大约两年前，就在上海，我们得到了访问国际汽联批准的飞行模拟器的许可。有人慷慨地给我们免费的模拟机会。我当时带学生乘坐 Redbird 六度自由的飞行模拟器，所以，那些学生们是有飞行经验的。

Lisa Baermann: 真有意思！你能讲一下你的博士学位以及你如何成为一名教师的经历吗？

Peter Tong: 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 MRIT 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博士学位由澳大利亚国防部科技组织 (Depart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资助的，是澳大利亚国防部的民用版本。我当时的研究课题是“*发动机故障时如何降落飞机*” (“*How to Land an Airplane upon Engine Failure*”)。起初我的课题其实是关于逃脱追踪的问题，就好比说一架飞机追逐另一架飞机，像猫捉老鼠的游戏，但因为涉及了防御系统，是不能直接谈论的，所以这个课题无法被发布。因此，我们就假设目标固定在地面，将它变成了一个被迫着陆的问题，其主要考虑的是当飞行员遇到紧急情况时，怎样降落飞机是最好的。有趣的是，我现在在无人机的开发中就有看到无人机中会加入障碍物规避的 AI 系统，当无人机遇到障碍物时，它们会自动后退，或者直接绕过障碍物。这就是我最初的项目以及我的博士研究课题了。

Lisa Baermann: 你和 Concordia 的无人驾驶飞机项目息息相关，不论是高中部的还是初中部的。你能分享一下无人机 CCA 和俱乐部发生的情况以及你对这方面未来的期待吗？

Peter Tong: 学生们都是在没有指导手册的情况下，从零开始制造无人驾驶飞机的。他们从互联网上学习，去专业论坛查找资料，最后制造出了 450 无人机。随着我们的成功，中学部也表现出了兴趣。我真的很幸运能来到 Concordia，因为这儿的学生都怀有热情。今年，我有两个学生，Shreyas 和 Marcus，他们两个人撑起了整个项目，并且保证了每周对其他学生的课程教学，

就这样他们完成了九个星期的 PPT 和关于无人机飞行的课程，以及穿越障碍的教程。他们甚至学会了如何操控无人机去完成漂浮旋转，让两个以上的无人机同步降落以及完成一系列动作。

Lisa Baermann: 你的教学方法是什么，你怎么确定学生是否真的学会了你希望他们懂的东西？

Peter Tong: 一般情况下，我们作为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在数学方面，这通常是很多题目的练习。我们给他们打分，我们给他们反馈，然后再把作业发回给他们，那么之后，他们又会如何处理这些作业呢？大部分时候这些作业最后都进了垃圾桶。我喜欢给他们“活”的作业，那些可以跟着学生的作业。例如，我们之前在 Honors Precalculus 的课上正好在学极坐标，学生们就各自选择一个物体。两年前的那个班选的主题是花，所以每个人选他们自己喜欢的花，再以极坐标和极方程的形式来呈现这朵花。单从课本上，我让学生们做题，代公式，但这只是基础，就好像从点 A 到点 B 那样。但这个作业不一样，这是真正的学习。学生们需要自己去选图，自己去求公式，再把线和图形以数学的形式标注在图上。那他们怎么检查对错呢？这其实也是学生们自己想出来的方法：将制作出来的公式线图叠加在原图上，进行核对。我认为，这样的学习方式才是最好的，因为只有真正理解这些内容的情况下，学生们才能完成这项作业，并且这里没有捷径，也没法作弊，更没法抄袭。今年，学生们也做了同样的项目，他们今年的主题是“海底世界”（“Under the Sea”）。学生们选择了像贝壳、鹦鹉螺、海龙这样的实体图片，再用数学公式和极坐标将图绘制出来，叠加在原图上进行对比。整个流程非常顺利。特别是这样的作业是永远跟随着学生的，我也喜欢给他们布置这样的任务，也是他们的小历程吧。当被下一个接手的老师，在准备大学申请的时候，以及未来的教授问起之前从做过的项目中学到了什么，学生们就可以有拿的出手的东西和经历。我也经常鼓励学生们去创建一份电子档案用以保存这些作品，或者是 YouTube 的频道，这样一来，学生们就可以把这些成就带到任何地方了。他们花了很多经历去做的，就要好好保存。所以我教书的时候，喜欢给他们布置这种类型的任务，就像 Athena 做的那些视频。她花了很多时间，做出了一整套大数据分析的教程视频，给未来的学生们创造了很多便利。今年大数据课上的学生们，也创造了大数据分析的网络课程。他们将来，可以自信地告诉他们的教授，是他们开发了这门课，这种荣誉且跟随他们一生。Daisy 是一个非常擅长艺术的学生，她为大数据分析课程绘制了一本图书；Rinka 和 Kelly 则为 Honors Precalculus 绘制了一本图书。这些书将会帮助以后的学生去更好的了解到学科的内容。

Lisa Baermann: 我喜欢那个想法。

Peter Tong : 是的。在这间教室里，你可以看到这些有关帕斯卡尔三角的作品。学生们做了帕斯卡尔三角模型，普林科板，甚至还在年级会议上进行了演讲。

Lisa Baermann: 你真的将许多大项目都交给了学生呢。你也不会就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替他们完成，而是把工具交到他们手上，告诉他们可以做到。

Peter Tong: 我的教学理念之一就是我希望想法都能发光。所以，我会鼓励学生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我有预想过以后会是怎么样的，但我没有明确的地图。我的学生们是绘制这份地图的人，看着他们，我也就满足了。我要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想法，然后看他们能走出怎样的可能性。

Lisa Baermann: 回到航空航天领域的话题，今世今日，航天研究有什么重要性吗？你对未来有什么预见吗？

Peter Tong : 我可以预见无人机在使用范围的上升趋势。在我那个年代, 无人机曾是 12 到 15 英尺大, 但现在我看到无人机有从这个大小到巴掌大的。我认为微型无人机是未来的趋势吧, 又小又快。

Lisa Baermann: 这是从军事角度来看还是总体趋势?

Peter Tong : 总体来说, 他们想要无人机更快想小。从商业角度来看, 他们则想要无人机成为工作主力。亚马逊已经在考虑用无人机来完成送货, 那么就会需要无人机有很好的承重能力。去年在学校圣诞树亮灯仪式上, 我们就有用无人机牵着东西从学生们头上飞过。我们还计划着下一次的圣诞树亮灯仪式上给大家带来惊喜, 准备好哦! 学生已经开始准备起来了。

Lisa Baermann: 很值得期待。有时我们被告知信仰和科学是不相容的。作为一个科学家, 同时又是一位信仰者, 你对此有何感想?

Peter Tong: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有限, 只能用科学来解释这么多。但信仰是远远超出知识的东西。每个人在解释什么是信仰时, 都站在了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维度。我们的智慧不足以让我们去理解那个维度的东西。所以, 如果你要谈论信仰和科学, 我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话题, 因为我们对事物如何运作的理解有限, 但信仰却远不止于此。

Lisa Baermann: 对比特币和数据挖掘有什么想法吗?

Peter Tong: 说到这个, 真的很有趣。一次大数据课上, 我有一个学生, 他做了一个关于区块链是什么的项目, 并且也被允许在演讲台上做演讲。事实上, 我们八年前开始了大数据分析课程, IBM Canada 曾一度对我们非常感兴趣, 甚至为学生提供了开发在线课程或短期课程的机会, 这些资源来自于加拿大 IBM 公司, 参与的课程也在公司官网上进行推广。第二, 也就是你提到的比特币和区块链, 这对学校也是一个很好的推广机会, 那时, 我们也刚好在寻找、研究以高中部学生档案管理为基础的区块链应用。

Lisa Baermann: 真的吗? 然后它们就可以被更改了。

Peter Tong: 没错。你知道, 这些天, 我们找文件, 花费了很多时间, 还要把文件交给下一个人, 再到下一个人, 然后再下一个人。但用区块链, 你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到这一点, 大大提高了效率。

Lisa Baermann: 也许还有另一点, 就是成本节约。总是有这种给予和接受, 以及交易在进行。

Peter Tong: 区块链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可以将有块链信息进行传输。例如, 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 一个音乐家。你写了一首歌, 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卖出了多少张 LP 和歌曲, 怎么查看你的音乐被听到多少次呢? 使用区块链, 你就可以轻松地检查所有这些, 并确保所获得的版税和报酬。

Lisa Baermann: 我最喜欢的项目之一是那个 AQI 传感器项目。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酷的项目, 它背后也有着一个很酷的故事。你能在这里分享一下我们的 AQI 项目吗?

Peter Tong: 当然, 我很乐意。这个项目背后的人实际上是 Joel Klammer。你知道, Joel Klammer 是我们这儿的物理学家, 他什么都知道。因此, 这实际上最初是他的想法, 第一个产品也是由他做的。后来学生开始对此有了兴趣, 并对传感器进行了改进, 为它开发一个 PCB 板, 从而收集了

一些有意思的数据。后来，学生们又进一步，通过 AQI 传感器，测量了 PM2.5、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的数据。刚开始测量时，我们单一专注于 PM2.5 值和空气质量。将五十多个传感器分布于全校的各个教室。

Lisa Baermann: 我们可以测量到壁橱里面还有空调下方的空气质量吗?

Peter Tong: 是的。学生们写了一套每周二十四小时收集数据的监控数据程序，但令我们惊讶的是，当我们专注于 PM2.5 时，有些教室的二氧化碳却比预想的高。我们从未预料到二氧化碳会过高，这促使了我们当时的运营总监立即改变校园内的空气循环。这是学生们完成的伟大工作。我第一次做大数据分析时，我们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得到一个结果。但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对数据的分析和结果引发了之后所采取的行动，也因此换掉了校内的空气过滤和空气循环。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且有意义的发现。

Lisa Baermann: 所以，这个想法来自 Joel，刚开始也只是因为想在整个校园里进行更好、更准确的 AQI 评估。然后，我们有学生创造了这些传感仪，并分布它们到校园各处，进行数据分析。而你时至今日也还在继续监控这些数据。真的很酷！你对将来这样的项目有什么预想吗?

Peter Tong: 哦，我希望能收集到全球的数据。我们可以将这些传感器分布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学校，并共同收集，分享所有数据。

Lisa Baermann: 你的一些大数据学生们的确非常棒呢！你知道他们后来去哪里上大学，以及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吗?

Peter Tong: 当初那个帮助我发展大数据这门课程的那个学生，他去了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攻读学位。他最初是一名工程系学生。后来因为他对数据科学的兴趣，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没有数据科学课程，于是就他进入了学校理事会，并提议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展数据科学课程。

Lisa Baermann: 所以，他开始了这个项目。他看到你在这里做，所以也在伯克利做了同样的事。

Peter Tong: 这个学生在 Concordia 时就帮助开发这门课程，他的经验引导他走向下一步，也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然，还有其他好几个学生后来进入大数据领域成为数据分析师，比如 Grace Wei 现在在一家数据分析师项目公司工作。

Lisa Baermann: 还有 Athena 要去杜克大学。

Peter Tong: 没错。哦，说到 Athena，她是我去年的学生。她开发了这些关于如何使用 IBM Cognos 分析的短视频。太了不起了。我把这些视频展现给了做大数据分析的同事，IBM 的教授，等等，他们都说这些视频的专业性和完成度相当的高。而这些视频只是由我们学校的这位高中生独自完成的。

Lisa Baermann: 这真的太酷了。你对 Concordia 未来的希望是什么?

Peter Tong: 让学生发现自己的激情，让学生们活出自己的色彩，让他们走出比我们更成功的道路。



Lisa Baermann: 你认为父母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发现并鼓励他们的热情呢?

Peter Tong: 父母对孩子们兴趣方面的支持很重要。这不是他们想不想这样做的问题, 如果学生们发现或意识到自己对某一个方面有着兴趣, 并且以后也想走这条路, 那么家长应该全力去支持他们, 这很重要! 去寻找导师, 去找教师, 去找这个领域的人, 试图去找他们来帮助孩子吧。因为我觉得, 下一代的孩子们可要比我们聪明多了。

Lisa Baermann: 你平时有空闲时间吗?

Peter Tong: 我刚才还在和 Brian 讨论这个。其实最近, 我一直在梦里找到事情的解决方案! 所以, 我常常在睡梦中醒来, 赶紧把它写下来, 以防我忘了解决办法是什么。

Lisa Baermann: 诶? 是数学问题的解决方案吗?

Peter Tong: 是所有我在思考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而我在梦里找到了解决办法!

Lisa Baermann: 你真的非常有效地利用时间呢。非常感谢你今天和我们坐在一起, 我真心希望我女儿之后能有机会上你的课, 能当你的学生真的很幸运。期待你以后的项目!

Peter Tong: 非常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一直都相信, 学你所能, 谁知道你之后会走多远呢?